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五回 警存亡永矢修行志 囑妻子割斷戀家心

詞曰：金台花，燕山月，好花鬚買，好月須誇。  
花正香時遭雨妒，月當明時被雲遮。  
月有盈虧，花有開謝，想人間最苦是離別。  
花謝了三春近也，月缺了中秋至也，人去了何日來也？  
——右調《普樂天》

話說冷於冰料理獻述身後事務，他原是個清閒富戶，在家極其受用，今與獻述住了二□多天，已是不自在；自獻述死後，知己師生，昔日同筆硯四五年，一旦永訣，心上未免過於感傷。又兼夜夜睡不著，逐緒牢情，添了無限愁思。因想到自己一個解元被人換去，一個宰相夏大人已經斬首，又聞一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也正了法，此雖係嚴嵩作惡，也是他二人氣數該盡；我將來若是老死牖下。便是個好結局。又想死後不論富貴貧賤也還罷了，等而下之，做一畜生，猶不失為有覺之靈。設或魂消魄散，隨天地氣運化為烏有，豈不辜負此生，辜負此身！又想到王獻述才四□六七歲人，陡然得病，八日而亡，妻子不得見面罷了，還連句話不叫他說出，身後事片語未及。中會做官一場，回首如夢，人生有何趣味？便縱位至王公將相，富貴百年，也不過是一瞬息間耳！想來想去，萬念皆虛，漸次茶飯減少，身子也不爽快起來。於冰有些不耐煩，又見獻述家眷音信杳然，等他到幾時？隨叫王范僱牲口。查盤費止存有百□餘金，便將一百兩與獻述家人留下作奠儀，俟公子們到日，再親看望。獻述家人們見他去意已決，只得放行。於冰一路連點笑容也沒有，到家將獻述得病，止八天亡故的話同眾家人敘說。陸芳道：「王大人到底還病了八天，象潘太爺前日在大堂審事，今日作古人三日了。人生世上有何定憑？」於冰驚問道：「是那個潘太爺？」陸芳道：「就是本縣與大爺交好的。」於冰頓足道：「有這樣事！是甚麼病症？」陸芳道：「聽得人說，只因那日午堂審事，直審到燈後，退了堂，去出大恭，往地下一蹲，就死了。也有說是感痰的，也有說是氣脫的。可惜一個三□來歲少年官府，又是進士出身，老天沒有與他些壽數。」於冰聽見，癡呆了好半晌，隨即來去弔奠，大哭了一場。回來即著柳國賓，王范二人，拿了五百銀子，做得公道。

於冰自與潘知縣奠回來，時刻摸著肚在內外院裡走，不但他家人，就是狀元相公問他，他也不答；茶飯吃一次，遇著就不吃了。終日問或凝眸呆想，或自己問答。卜氏大為憂疑。王范說，他是痛哭王大人所致。陸芳又說是思念潘太爺。凡有人勸他，他總付之不見不聞。不數日，王獻述兒子差人下書，王范送與於冰。看後又痛哭了一番，說他癡呆，他也一般寫得來回書，做了極哀切的祭文，又吩咐柳國賓用一匹藍緞子，僱人彩畫書寫，又著陸芳備了二百兩奠儀，差家人冷明，同獻述家人入都。從此在房內院外走動得更極、更凶，也不怕把肚皮揉破。又過了幾天，倒不動了，只是日日睡覺。卜氏愁苦得了不得。一日午間，於冰猛然從炕上跳起，大笑道：「吾志決矣！」卜氏見於冰大笑，忙問道：「你心上開爽了？」於冰道：「不但開爽，亦且透徹之至！」隨即走到院外，將家中大小男女都叫至面前，先正色向卜復拭道：「岳父、岳母二位大人請上，我一拜。」說罷，也拉下住他就拜。拜畢，又向陸芳道：「我從九歲父母去世，假如無你，不但家私，連我性命還不知有無。你也受我一拜。」說著也跪拜下去，忙得陸芳叩頭不迭。又叫過狀元兒，指著向卜復拭、陸芳道：「我碌碌半生，止有此子，如今估計有九萬餘兩家私，此子亦可溫飽無虞了；惟望二公始終調護，玉之以成！」又向卜復拭道：「令愛我也不用付托。總之，陸總管年老，內外上下，全要岳丈幫助照料。」又向卜氏打一躬道：「我與你□八年夫妻，你我的兒子今已□四歲；想來你也不肯再會嫁人；若好好的安分度日，飽暖有餘，只教元兒守分讀書，就是你的大節大義。我還有一句捷要話囑咐於你：將來陸總管百年後，柳國賓可托家事，著陸永忠繼他父之志，幫著料理。」一家男婦聽了這些話，各摸不著頭腦。卜氏道：「一個好好人家，裝做的半瘋半呆，說雲霧中話，是怎麼？」子冰又叫過王范、冷連、大章兒等吩咐道：「你們從老爺至我，至大相公，俱是三世家人，我與你們都配有家室，生有子女，你們都要用心扶持幼主，不可壞了心術，當步步以陸老總管為法。至於你們的女人，我也不用吩咐，雖然有主母管轄，你們也須要勤心指摘。」陸芳道：「大爺這算怎麼？好好家業，出此回首之言，也不大吉利！」於冰又將元兒叫過來，卻待要說，不由得眼中落下淚來了，說道：「我言及於你，我倒沒的說了。你將來長大時，且不可胡行亂走；接交朋友，當遵你母親、外公的教訓，就算你是個孝子。更要聽老家人們的規勸。我今與你起個官名，叫做冷逢春。」又向眾男女道：「我自都中起身，覺得人生世上，趨名逐利，毫無趣味。人見我終日昏悶，以我為痛惜王大人，傷悼潘太尹，此皆不知我也！潘太尹可謂契友，而非死友；王大人念師徒之分，盡哀盡禮，於門生之義已足，并非父母伯叔可比，不過痛惜一時罷了，何至於寢食俱廢，坐臥不安？因動念死之一字，觸起我棄家訪道的心；日夜在房內院外，走出走入者，是在妻少子幼上費躊躇耳！原打算元相公到□八九歲娶過媳婦，割愛永別；不意到家又值潘太尹暴亡，可見大限臨頭，任你怎麼年少精壯，亦不能免。我如今四大皆空，看眼前的夫妻兒女，無非是水花鏡月；就是金珠田產，也都是電光泡影。總活到百歲，也脫不過一死字。苦海汪洋，回首是岸。」說罷，向外面急走。卜氏頭前還道是於冰連日鬱結，感了些風疫，因此借口亂說；後見說的明明白白，大是憂疑；到此刻竟是認真要去，不由得放聲大哭起來。卜復拭趕上，拉住道：「姑爺，不是這樣的玩法，玩得太無趣了！」陸芳等俱跪在面前。元相公跑來抱住於冰一腿，啼哭不止。眾僕婦、丫頭也不顧上下，一齊動手，把於冰槽拖倒拽，拉入房中去了。從此大小便總在院內，但出二門，背後婦女便跟一群。卜復拭日日率小廝們把守住東西角門，到把子冰軟困住了。雖百般粉飾前言，卜氏總是不聽。直到一月後，防範漸次鬆些，每有不得已事出門，車前馬後，大小家人也少不了□數個跟隨。又過了月餘，卜氏見於冰飲食談笑如舊，出家話絕口不提，然後才大放懷抱。於冰出入，不過偶爾留意，惟出門還少不了三四個人。

一日，潘公子拜謝辭行，言將潘太尹靈樞，起早至通州上船，方由水路而行。於冰聽了，自計道：「必須如此如此，我可以脫身矣！」到潘公子起身前一日，於冰又親去拜奠，送了程儀。過了二□餘天，忽然京中來了兩個人，騎著包程驢子，說是戶部經承王爺差來送緊急書字的，只走了七日就到。柳國賓接了書信，人來回於冰活，於冰也不拆看，先將卜復拭、國賓納入卜氏房中，問道：「怎麼京中有甚姓王的寄書來？」國賓道：「適才說是王經承差來的。」於冰道：「他有甚麼要緊的事，不過借幾兩銀子。」向卜復拭道：「岳父何不拆開一讀？」復拭拆開書字，朗念道：

昔尊駕在嚴府作幕，賓主嘗有口角，年來他已忘懷。近因已故大理寺正卿王大人之子有間言，嚴府七太爺已面囑錦衣衛陸大人。見字可速帶銀人都幹旋，遲則緹騎至矣！忝係素好，得此風聲，不忍坐視，祈即留神，是囑。上不華先生。弟王與具。

眾男女聽了，個個著驚，於冰嚇在一邊。國賓道：「這不消說是王公子因我們不親去弔奠，送的銀子少，弄出這樣害人針線。」卜復拭道：「似此奈何？」陸芳道：「寫書人與大爺何由認得？」於冰道：「我昔年下場，在他家住過兩次，他是戶部有名的司房。」國賓接說道：「我們通和他相熟，是個大有手段的人。」陸芳道：「此事性命相關，刻不可緩！大爺先帶三千兩入都，我再備萬金，聽候動靜。」於冰道：「有我入都，一千兩足矣！用時我再取來。你們快備牲口，我定在明早起身。」又囑咐眾人道：「事要謹慎，不可令外人知道。」眾家人料理去了。把一個卜氏愁得要死，於冰也不住的長吁。到次日，於冰帶了柳國賓、王范、冷明，大章兒同送字人，連夜入都去了。

正是：

郎弄懸虛女弄乖，兩人機械費疑猜；於今片紙賺郎去，到底郎才勝女才。

